



书 号: K7071·595

定 价: 0.25 元

师范语文教学参考资料

(小学阅读教学部分)

北 京 出 版 社

**师范语文
教学参考资料**

北京教育学院教材教研部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

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K7071·595 定价: 0.25元

说 明

为了适应师范学校教学和研究小学语文教学问题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这本关于小学阅读教学方面的资料，供本市师范学校参考使用。

本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部分教育工作者就当时阅读教学问题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阅读教学的情况和问题，作为今天阅读教学的借鉴。另一部分是当前部分教师在小学阅读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和体会。我们编选这部分内容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师范生了解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丰富他们在阅读教学方面的知识。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对小学阅读教学的任务要求已经做出明确的规定，应当全面贯彻。各师范学校使用本书时，要根据大纲精神，紧密结合当前小学实际，指导学生自学。

随着教育革命的飞速发展，我们相信，必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新经验产生，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教师能及时把总结出的新经验寄给我们。为了编好这种资料，诚恳地希望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北京教育学院教材教研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限 表

目 录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叶圣陶 (1)
传统语文教育中的阅读训练·····	张 耕 (4)
略论朗读与背诵·····	蒋仲仁 (11)
阅读教学的方法和步骤·····	陆静山 (17)
略谈语文基本训练和理解思想内容的关系·····	李 婴 (32)
小学高年级语文课的词汇教学·····	王企贤 (38)
讲语文必须联系学生写作实践·····	单 权 (44)
我是怎样通过语文教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 ·····	西城区光明小学 许通如 (48)
《忘我的人》的备课体会·····	崇文区光明小学 叶多嘉 (57)
《忘我的人》教学纪要·····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 王 静 (62)
评一堂阅读课·····	北京第三师范学校 张良通 (74)
怎样通过阅读教学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 ·····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董可莹 (78)
如何加强语文基本训练 ·····	崇文区打么厂小学 李文丰 (87)
朗读教学的几点体会·····	海淀区翠微路小学 曲冬英 (102)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叶 圣 陶

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都重要，我看尤其要着重训练。什么叫训练呢？就是要使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譬如学一个字，要他们认得，不忘记，能用在适当的场合，就得给以训练。语文方面许多项目都要经过不断练习，锲而不舍，养成习惯，才能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现在语文教学虽说注意练习，其实练的不太多，这就影响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老师对学生要求要严格。我说的严格，不是指老师整天逼着学生练这个，练那个，使学生气都透不过来，而是说凡是要学生练习的，不要练过一下就算，总要经常引导督促，直到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才罢手。

有些人把阅读和写作看做不甚相干的两回事，而且特别看重写作，总是说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行，好象语文程度就只看写作程度似的。我看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写作能力是不会提高的。有些人常常要求出版社出版“怎样作文”之类的书，好象有了这类书，依据这类书进行作文指导，写作教学就好办了，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能写得好。这样，老师临时指导和批改作文既可以少辛苦些，学生又可以多得到些实益。

阅读课要讲得透，什么叫讲得透？无非是把词句讲清楚，全篇搞清楚，作者的思路是怎样发展的，作者的感情是

怎样表达的，诸如此类。有小部分老师热情有余，本钱不够，办法不多。他们对课文不能透彻理解，总希望求助于人，或是请一位高明的老师给讲讲，或是靠集体备课。这种办法不能说没有好处，然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功夫还在自己。只靠从别人那里“拿来”，自己不下功夫或者少下功夫是不行的。譬如“文与道”的问题，人家说文与道该是统一的，你也相信文与道该是统一的，但是碰到具体课文，该怎么样教才能体现文道统一的精神，还得自辟蹊径。如果对词句不甚了解，对课文的思想内容不大清楚，那就谈不到什么文和道了。原则自当共同研究商量，如何适当地应用原则还是靠自己，根本之点还是在于透彻理解课文。所以我奉劝这些老师要把“拿来主义”放弃一些，自己下功夫，自己钻研。

去年到外地，曾经在一些学校里听语文课。有些老师话说得很多，把四十五分钟独占了，其实许多话是大可不讲的。譬如课文涉及农村人民公社，就把课文放在一旁，大讲农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个办法比较容易，也见得热情，但是不能说完成了语文课的任务。

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养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我相信这个说法该不会错。学生将来经常要阅读，老师能经常跟在他们背后吗？因此，一边是教，一边要逐渐为“不需要教”打基础。打基础的办法，也就是不要让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而是要想方设法引导他们在听讲的时候自觉地动脑筋。老师独占四十五分钟固然不适应这个要求，讲说和发问的时候启发性不多，也不容易使学生自觉地动脑筋。如何给学生启发，

使他们自觉地动脑筋，我看是老师备课时候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解决得好，老师才真起了主导的作用。

听见有些老师和家长说，现在学生了不起，一部《创业史》两天就看完了，言外颇有点儿沾沾自喜。我想，且慢鼓励，最要紧的是查一查读得怎么样，如果只是眼睛在书页上跑过，只知道故事的极简略的梗概，那不能不认为只是马马虎虎地读。马马虎虎地读是不值得鼓励的。一部《创业史》没读好，问题不算大，养成了马马虎虎的读书习惯，可要吃一辈子的亏。阅读必须认真，先求认真，次求迅速，这是极重要的基本训练，要在阅读课中解决。

阅读习惯不良，一定会影响到表达，就是说，写作能力不容易提高。因此，必须好好教阅读课。譬如讲文章须有中心思想，学生听了，知道文章须有中心思想，但是他说：“我作文就是抓不住中心思想。”如果教好阅读课，引导学生逐课逐课地体会，作者如何用心思，如何有条有理地表达出中心思想，学生熟悉了这些，就仿佛跟作者一块儿想过考虑过，到他们自己作文的时候，所谓熟门熟路，也比较容易抓住中心思想了。

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作文出题是个问题。最近某学校拿来两篇作文让我看看，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写的，题目是“伟大鲁迅的革命精神”，两篇里病句很多，问我该怎么样教学生自觉地避免这些病句。我看，病句这么多，毛病就出在题目上。初中学生读了鲁迅的几篇文章，就要他们写鲁迅的革命精神，他们写不出什么勉强写，病句就不一而足了。

有些老师说“难忘的一件事”“我的母亲”之类的题目都出

过了，要找几个新鲜题目，搜索枯肠，难乎其难，我想，现在老师都是和学生经常在一起的，和我当教师的时候不一样。对学生了解得多，能钻到学生心里去，出题目该不会太困难。

有些老师喜欢大家挂在口头的那些好听的话，学生作文写上那些话，就给圈上红圈。学生摸准老师喜欢这一套，就几次三番地来这一套，常常得五分。分数多似乎是好事，可是按实际说，写作能力并没提高多少。尤其严重的是习惯于这一套，往深处想和写出自己真情实意的途径就给挡住了。

老师改作文是够辛苦的。几十本，一本本地改，可是“劳而少功”。是不是可以改变方法呢？我看值得研究。要求本本“精批细改”，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与其事后辛劳，不如事前多作准备。平时不放松口头表达的训练，在指导阅读方面多加注意，钻到学生心里出题目，出了题目作一些必要的启发，诸如此类，都是事前准备的项目。作了这些准备，改作文大概不会太费事了，而学生得到的实益可能多些。

选自《文汇报》1962年4月10日

传统语文教学中的阅读训练

张 耕

前人向青少年进行阅读训练有一套看法和作法，其中有不科学的、陈腐落后的地方，也有宝贵的经验；这些，大致都反映在一些片段的记载里和流传下来的教材里。下边把前人进行阅读训练的原则、方法和教材概括为几个问题，分别探讨一下。

“文”“道”不可偏废

古人对于“文”(语言文字之学, 辞章之学)与“道”(他们所理解的正确思想的总称)的关系非常重视。历来有过种种说法, 诸如“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等, 也有过不少争论, 但是争论之点往往在“载”“明”“贯”这些字眼上, 说到基本精神, 则一致性相当大, 那就是: “道”是根本的, 然而正确的“道”必须有高明的“文”来阐发, 传播, 人们也必须通过“文”来理解“道”, 因此, 二者是不可分的, 不可偏废的。这种看法, 在他们向青少年进行阅读训练的见解和具体作法之中, 格外清楚地反映出来。

清初人张伯行服膺程、朱理学, 特别强调“道”的重要性, 但是在谈到读书治学问题的时候, 他明确指出“文”“道”不可分的关系, 提出“文”不可废。他说:

论道而专求诸语言文字之间, 则道晦矣; 抑论学而不求之语言文字之间, 则道亦混矣^①。

根据“文”“道”不可偏废的原则, 在指导学生阅读方面, 他们就主张仔细讲解文章的名物、训诂、字句、篇章, 使学生同时理解了“文”, 也领会了“道”。元代人程端礼认为讲书应当用这样的方法:

每句先逐字训之, 然后通解一句之意, 又通结一章之意, 相接续作去。明理演文, 一举两得^②。

上述这种主张, 影响很大, 蒙馆学塾, 尽管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有的作得好些, 有的作得差些, 有的也产生流弊,

① 《朱子语类辑略》,《原序》,《丛书集成》本, 1页。

② 见《读书分年日程》, 四部丛刊本, 卷一。

但是总的趋向都是采取这种作法的。不仅教学，许多阅读教材，也大都是根据这样一种原则编的（见本文第三节）。

熟读精思和博览

在读书的方法上，前人强调熟读精思，也重视博览。

首先，他们认为书不能单用眼睛看，必须读，并且认真地读。朱熹说：

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也^①。

这段话是传统语文教育中一致采用的原则。读的要求是：第一，大声诵读；第二，读得准确，一字不差；第三，多读遍数，达到纯熟，以至能够背诵。目的是：第一，能够上口；第二，能够记住；第三，通过熟读达到更好地理解。

同时，他们也并不主张胡里糊涂地读，胡里糊涂地背；恰恰相反，他们主张在熟读的同时要透彻地理解，深入地领会。这就是朱熹所提倡的“三到”——心到，眼到，口到。眼到是看，口到是读，心到就是理解领会。他说：

读书须随章逐句，仔细研究，方见义味。

读书须痛下功夫，须要细看。心粗性急，终不济事。

又说：

看文字须入里面猛滚一番，要透彻，方能得脱离。若只略略地看过，恐终久不能得脱离，此心又自不能放下^②。

① 见《朱子童蒙须知》，《养正类编》卷一。

② 见张洪《朱子读书法》，光绪二十三年刊本，卷一。

上边这些意思合起来，就是朱熹再三强调、宋元以来人们一致奉行的“熟读精思”的原则。

他们主张熟读精思，并不意味着只要捧着少数的几篇文章死念。博览，也是他们一向所重视的。清人唐彪说：

自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的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①。

从书的内容说，要博；以文章的风格体裁说，也要博；

学者读文，不可专趋一体，必清浓虚实、长短奇平并取。……韩、柳、欧、苏之称古文大家者何谓也，王、唐、归、金之称制艺名家者何谓也，以其集中清浓虚实、长短奇平，无所不有，故称大家名家也^②。

强调朗读、熟读、精读、多读，这是传统语文教育中阅读训练的要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历来流传着许多有关博学强记、苦思精研的故事，那些故事正好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所倡导的风习。

文章评点

具体表现古代阅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的，是流传下来的古代阅读教材，也就是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许多文章选注本。

作阅读教材用的选本大都有注、评（或批）和圈点。注，是

① 见《读书作文谱》，卷一。

② 同上。

解释字义、名物、典故等等；评(或批)，是指点文章思想内容上或写作方法上的要点；圈点，是用符号(画在字旁的圆圈、黑点、直线、三角，画在段落末尾的短横等)标示重要的词句或段落的划分。这些，一般总称为评点，文章的选法和编法，当然也反映古代阅读训练的原则，而更具体地显示他们指导阅读的方法的，则是评点，因此，这评点的办法也正是我们特别需要分析研究的一端。

朱熹《论语集注》的序言里说：

余既序次论语精义以备观览，暇日又为儿辈论之。

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非本为童子设也，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读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遍求诵读，问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启蒙之要。因为删录，以成此书。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义，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左；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间附一二条焉。本末精粗，大小详略，无敢偏废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①。

这段话说明了他评注《论语》的三条原则：第一，“本末”不要偏废，这就是“文”“道”不可偏废的具体化；第二，注释要详，以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语言，至于“义理”，也就是文章的思想内容，则只要指点一下“精微”之处，必要的时候加一点阐发，帮助学生自己去“精思”；第三，要“便于童子之习”。朱熹的这套作法，可以说是后来文章评点的基础。

以宋人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到清末王文濡的《历代文评

① 《读书分年日程》《纲领》引。

注读本》，流传下来的文章选注本种类很多。选文的数量、范围和文章的编排，各有特点。单就评点方面说，有的非常详细，包括“音义”（注释字的读音、意义，典故、事实）、“序解”（类乎所谓“串讲”）、旁批（指点句段的联系照应，文章的结构层次）、眉批（指点遣词造句的要点）、总评、书后等等。有的评点较略，每篇只在最后附一两条简要的总评，就文章的内容略加评论，别的没有。至于评点的着眼点，有的偏重文章的“义理”，有的偏重文章的写法。在各种选本之中，《古文观止》是处理比较适中的一种。它采取夹注的办法，每句或每几句之下，加上一点简要的评注，既有关于训诂音义的，也有关于文章的关联照应、遣词造句的，但是要言不繁，只是扼要地点一点，以帮助理解，每篇末后有几句简要的总评，大致是指点一下全篇的主要意思和作法。例如，诸葛亮《出师表》这一篇里，在“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下边，加注：

先提明事势。

在“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王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下边，加注：

次叙群情，起下用人。

然后在“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下边，加注：

菲，轻也。……连说宜与不宜，发起一篇告戒之意。象这样的扼要的指点，对于学者理解全文的脉络，显然是有帮助的。全文末句，附了这样几句总评：

后主建兴五年，诸葛孔明率军北驻汉中，以图中原，临发上此疏。大意只重亲贤远佞，而亲贤尤为远佞之

本，故始以开张圣听起，末以咨谏察纳收。篇中十三引先帝，勤勤恳恳，皆根极至诚之言，自是至文。

这对学者理解全文的写作意图、要点和表达上的优点，也能有所启发。

《古文观止》的两个编者是不出名的人，可是比一些名人编选的本子流行广得多，这恐怕跟它选文数量适中，评点比较得体是很有关系的。

× × ×

传统的语文教育中阅读训练的这些看法和作法，产生过不少流弊，例如，由于强调熟读，不少人就机械地、形式地要求每篇文章一定要读够几十遍，以至一百遍（朱熹本人就曾这样倡导），更有不少人不管学生懂不懂内容，只管要求死记硬背；由于强调精思，不少人就去咬文嚼字，以至东扯西拉去发挥“微言大义”；由此而产生的文章评点，也有不少陷于繁琐，把文章搞得支离破碎，甚至牵强附会地评论技巧，使学生把写文章理解成庸俗的文字游戏。这些，都是应当丢弃的糟粕。不过，就上述的几点基本精神和主要作法来看，他们强调把文章本身懂深懂透，强调熟读、精读，特别是作得好的文章评点，能够要言不繁地指点出思想内容和表达上的关键、要点，引导学生去思考揣摩，体会学习，而不作过多的发挥分析。这些，还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镜的。

选自《人民教育》1962年1月号

略论朗读与背诵

蒋 仲 仁

学语文要读一些好文章，有的好文章还要能背诵。读和背都是必要的。

这儿说的读是朗读，是出声诵读。就学习语文说，朗读最重要。可以说，不朗读，不出声诵读、光靠看、光靠浏览，是学不好语文的。

文章是语言的书面化。书面语言的根源是口头语言。作者想说什么话，经过组织润色，写成文章。写文章给人看，就等于说话给人听，不过不是用口说，是用笔写。

读的人把文章朗读出来，使书面语言还原为口头语言。这时候，读者就站在作者的地位，用自己的口代作者说出这番话。读者就好象成了作者，作者的语言就好象成了读者自己的语言。读文章不止读一遍，要读若干遍，要读得烂熟。这时候，作者的语言就真正化为读者自己的语言，作者的那些个词汇，那些个句式，那些个表达方式，经过熟读，就能够消化吸收，成为读者自己语言储备里的东西，想用就能拿出来，拿出来就能合用。可以说，到了这时候，读文章的人才算把作者的语言学到手了。

不读，读而读得不熟，不烂熟，就做不到这一步，就不能把作者的语言学到手。

请以话剧演员读台词为例。台词是剧作者写在剧本里的角色说的话。不同的角色说不同的话。读台词先是学习某一

角色说的话；台词读熟了，角色的思想感情揣摩透彻了，这时候就不再是“读台词”了，而是角色在说话了。读文章也有类似的情形（当然不完全相同），读各种各样的文章（剧本），等于置身于各种各样的作者的地位（角色），说着各种各样的话（读台词）。读文章读得多，读得熟，使作者的语言化为自己的语言，这就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能力。

读文章就是学习作者的语言，读得熟才能学得到手。熟读而至于烂熟，就是背诵。

朗读，出声诵读，或者不出声诵读，仅仅默读，从学习语文的角度看，两者所起的作用是迥然不同的。

照传统的说法，学习语文有四件事：看、读、写、作。看指看书，用的是默读。读指读书，用的主要是朗读。写是习字。作是作文。（看和读还有另一层涵义，看指浏览，读指精读。浏览和精读的关系是另一个问题，这儿不谈。）看和读是分开并列的，可见各有要求，各有作用。

一般地说，默读主要是吸取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所欲告诉读者的意思。比方，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说的是有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去。默读的时候往往只要求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朗读就不同。朗读的时候不仅仅要求知道这个意思，还要求读出这个意思是怎么个说法，是“有牵牛而过堂下者”呢，是“有个牵着牛打堂下走过的人”呢，是“有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呢，还是别的什么说法呢。朗读就得解决这个问题，要一字一字地读出来，看作者说这句话，用的什么词儿，什么句式，一面朗读，一面就揣摩，领会，学习。默读往往不管这些个，文章说的什么，只要“知道了”就行。